

之理，以证状学之立场言之，必曰能治其主证，斯一切客证或副证不治自愈也。此言不误，然而无补无病理之了解。幸有博雅君子，阅吾此案，赐予说明其中一切病理。如苔黑口干，何以反宜麻桂？发汗伤津，何以反除心痛？经水淋漓，大便溏泄，犹风马牛不相及，何以戛然而止？所深愿也。

曹颖甫曰：太阳水气留于心下，则津不上承而渴，此意丁甘仁先生常言之。舌黑不焦，大便又溏，知非阳明热证，而黑色亦为水气，水气凌心，心阳不振，故痛。大便溏，则为条芩之误，不用条芩，溏薄自止，非本方之功也。水气不能化汗外泄，故脾阳不振，而指臂麻。经水淋漓，亦水分多于血分，为水气所压故也。知病之所从来，即知病之所由去，不待烦言矣。

三诊 七月十七日

寒热如疟渐除,大便已行,舌苔黑色亦淡,麻木仅在手指间,唯余咳嗽未楚,胸胁牵痛,有喘意,参桂枝加厚朴杏子法。

杏仁四钱	厚朴钱半	川桂枝二钱
生甘草三钱	白芍二钱	大生地六钱
丝瓜络四钱	生姜一片	红枣六枚

姜佐景按：服此大佳，轻剂调理而安。

【按】姜佐景认为复杂纷纭的病症，曹颖甫作了简单明了的分析。知病之所从来，即知病之所由去，不待烦言矣。

147. 干血癆

周姓少女 住小南门,年约十八九

经事三月未行，面色萎黄，少腹微胀，证似干血劳初起。因嘱其吞服大黄蛰虫丸，每服三钱，日三次，尽月可愈。自是之后，遂不复来，意其瘥矣。越三月，忽一中年妇人扶一女子来请医。顾视此女，面颊以下几瘦不成人，背驼腹胀，两手自按，呻吟不绝。余怪而问之，病已至此，何不早治？妇泣而告曰：此吾女也，三月之前，曾就诊于先生，先生令服丸药，今腹胀加，四肢日削，